

茶陵州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二

記

築城記 宋紹定五年

荆湖南路屬郡丞

劉用行

茶陵介三路之閒崖谷深峭列聯諸崗唐興置州國朝南渡額為軍重控扼也嘉定初仍縣自析三鄉為縣僅二十年繹騷者再紹定改元明年秋余公來適逢其衝寇既入鄙欲向茲邑公命幕屬督兵禦之卒不能犯遂致二渠寇儔已平一日顧諸兵吏曰寇敢於窺吾部者以門戶之無所恃也衡郴東南兩邑二道之門戶其地大以要孰如茶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陵境墻既夷蕩無肩鑰寇至則民保山寨力不敵則惟脅是從雖有官守者亦或委去逮寇退而後返以是為邑甚非所以遏姦謀安眾志而捍內地者也蓋議城之越二年稽諸公儲因節約之餘亟白於朝請興是役謂今機幕趙君希稷詳練有謀宜相方繩址會乃用度謂邑令劉君子邁強敏有志宜鳩工課築期以堅壯乃於農隙試事眾工雲興萬杵紛如埏土攻石竭蹶以趨前左水澤必深固之使無激嚙之患後右背隍浚之達於江週為丈九百三十有五址廣為尺三十顛廣損之高為尺二十有五於是守者固居者安來者蒙成而不自知矧知公之用心哉昔淮

徐夔寇魯魯公能成周公之志時糗時幹惟築惟征曲阜
迄無東憂聖經大之公繼先正忠肅公再鎮湖廣爰謀桑
土既城茲邑又東城興甯此與魯公同一用心其憂之深
慮之長乎其忠之至孝之盡乎予以屬郡丞詣潭白事悉
知公所爲功今以旣築告其事且謁予記予謝之曰邑保
以城不若保之以吏吏苟得其人虎不渡河蝗不入境於
蠻獠乎何畏吏不得其人將蕭牆之內可憂也城孰與守
傳不云乎眾志成城公之望爲邑者抑在是歟公名嶸字
景瞻三衢人今爲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紹定壬辰八
月記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

福濟廟記

宋寶祐末年

縣進士尹謙孫虛心

漢高帝五世孫曰茶陵節侯後屢封曰孚佑昭應英惠廣
澤王諱昕出自孝景帝長沙定王以元朔四年三月乙丑
建國元鼎元年薨明年子陽嗣太初元年謚曰哀無子國
除初王在國寬慈吏民追思請崇廟以祀久之徙今治北
江山之勝迄於廣明重拓廟宇梁誌足証方是時唐室在
難鬼神廢享朱梁以降僭僞角立典禮失墜宋承五季之
後功成治定聿崇明祀其靈貺宜昭計吏條上縣令丞乃
表王之狀第言禮部賜額福濟時崇甯四年也政和八年
誥封廣利侯宣和六年改廣利公紹興中三錫之命加封

明靈威護仁惠惟古節莫貴於公後世王亦爵也禮功德
茂異者則崇極之慶元初年進爲孚佑王嘉定二年加王
昭應端平二年加英惠寶祐十一年天子以爲爾神之靈
若是而徽稱未備亦非所以示崇極也由是加廣澤而命
不啻隆矣按漢興激秦孤立故大建同姓以定磐石後亦
僭差失軌長沙河間匹也光武再造長沙別祖也何長沙
而下班史略焉意者主父冊行諸侯王分子弟邑公卿徒
利國小無邪心既各就國王又侯萬里外而賢勞不白史
不及錄其勢然也去之千載而下歲時謳頌不治行長者
能之乎其聰明正直而一者不可誣也是以福謙禍淫各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

從類至而水旱疾疫靡疇不獲南渡初內外挺起曹成衆
十餘萬煽禍江湖比奸肆掠賴王草木爲障震奔回擊百
姓不罹兵革而官籍具在故岳忠武帥征聲言就食茶陵
遂耆厥武又襄南郡倚給上流邑歲漕數萬每起之日不
雨巨浸士卒以餽夫其陰薦國事蔭庇黔氓如是七王之
生與死皆可述至於久而充周愈不可窮其功德洋洋在
人耳目雖不見於史猶幸人心之史存宜乎邑人精神應
感焄蒿悽愴若子弟之於父兄者傳曰明有禮樂幽有鬼
神其是之謂乎載之命祀宜與穹壤不敢忘也輿俾書其
事於石爲之詩曰皇上畫野綱紀人極周建親親秦顛孤

立先漢鑿秦爰立輔臣大開九國跨築連城賈生肇用主
父攸式侯王之禮支庶作邑帝曰咨眾疇障雲城長沙之
子陽陵之孫克張克弛克比於軌繫民父母洵仁且美生
爲仁侯死爲神明捍患禦災洋洋厥靈於穆皇王於迺不
績昭錫崇號以彰厥德有泃其水有時其山實歌實祀不
崩不涇

進士題名記

元順帝
至元初

湖南道監司

趙天弼

元受天命奄有四海尺地寸天罔不畢臣於時武功旣備
文治聿彰仁廟建極紹述祖憲追古三代昭示正學立明
經進士科說惟程朱是遵與貢者天下通三百人第蒙古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四

色目漢人南人爲四各取二十五人策於廷者凡百人天
下彬彬乎文治矣江南三省湖廣得才爲近古湖廣一省
湖南得才爲最多茶陵隸湖南得才比各郡縣爲尤多
行郡歷州觀其風俗淳雅學子尙經術說古文章歷科所
得或魁於鄉或魁於天下者跡相接湖廣額貢凡十八人
茶陵每舉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由甲寅迨乙亥薦者通二
十有一名升科目者十人而題名碑缺無以獎勵爰命州
尹樹名於學取凡貢於鄉者悉第其名已仕者注於下方
未第者缺以俟注又虛其左方以俟後之不一書而足也
於黷爾學子勗哉吾聞是邦諸老問學有源修齊治平之

道講之素矣豈必盡科目哉明天子在上當有爲國家作
重器者爾學子勗哉謂言無徵視石有刻

茶陵學校記

元順帝至元四年

李 昶 一初

學校視科目爲盛衰科目與士多出學校故所以崇祀吾
夫子者無不用其至科目且廢學徒春秋朔望鮮有至焉
而爲政者又從而輕之其視夫子庭宇之地祀事之闕漫
不加省雖道之汙隆未必在是而人心世道槩可感矣茶
陵學校於湖湘爲盛大成有殿始故宋寶祐間其後雖屢
修葺然皆因陋就簡隨補隨壞至元丁丑冬郡守吳侯莅
事明日祇謁先聖闕殿宇棟梁榱桷益瓦級磚無完者慨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記

五

然任爲己責首捐俸以表衆命校官饒進曰毋侈用毋妄
支謹儲蓄以待事於是僚佐協謀材備日積越明年六月
鳩工併役不更朔而告成榱腐者攻棟橈者隆礱爨黜聖
堅實充美老於更事者咸謂修葺之精用心之勤無如吳
侯蓋侯之用心學校者以爲己事之當然而非以科目盛
衰爲作輟也以爲事當經久而非可以因陋就簡苟且一
時也彼其無意乎是者固無足道一或有之而相仍苟且
是則不可以道守責矣是皆不足與論侯之用心也自三
代迄今凡幾千百載而人倫之道不廢是果誰之功與今
之人相聚而居相侶而食以安夫日用之常而不知夫子

之道實維持之故河汾王氏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嗟乎安得人人有是言哉况夫子之道不可一日無則所以崇祀吾夫子者不可一日廢此侯之用心其去流俗甚遠予因人心世道之感而於侯有賴焉故特爲發之侯字端卿名思義爲政尙寬簡所謂愷悌者也爲是役也公退之暇日必至焉其心切切懇懇何其至哉後之爲政者皆如侯之用心則斯道之賴其有已乎

洙江書院記

明宏治十七年

知州林廷玉

民風之不古士習之不振者何居道之不明不行故也唐虞三代斯道在天下如日之中天是故仁人君子比屋可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六

封固其所矣周衰孔子身斯道以教天下然猶慮其久而磨也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託斯道於簡冊而垂之乎萬世自是道學之傳不絕如綫後世科舉之學興爲士者章尋句摘以應一時之求故其詞藻雖富而大旨或略雕琢雖工而所謂向上一著者罔或深究及登仕版書遂置矣况道乎然則書豈筌蹄道豈芻狗哉此實世教關係固有識者之所深慮也余生也晚承先君子之訓竊科第官諫垣宏治己未會試濫充同考不圖科場大變尋爲論列其事爰出判於淮之海州壬戌春陟守茶陵茶舊有鄉賢祠在州治南通衢閒祀宋學士譚端潔公世勤

元翰林應奉李公祁國朝學士劉公三吾於中顧淺陋匪稱學宮舊在城邇年遷改於城之西郊凡百草具且據江逼水左右俱下士子藏修之所無地可爲視篆之餘相度久之得學宮左偏郡民羅氏地一區爽塏答陽廣十尋有咫深三倍之二乃易以州之桑棗隙園節縮公餘鳩工市材前建門中建鄉賢祠各三楹祀鄉賢示仰止意左右爲規矩準繩二門最後建堂五巨楹爲師儒講解之所前後兩旁建主敬行恕修德凝道號房四列計二十楹爲士子藏修之所周圍繚以高垣門之外爲八字牆二堵皆極工緻堅潔題曰泚江書院以其枕江之湄也八字牆之南爲

街街之南臨江有地四丈廣如書院之數建亭一座曰吸秀使士子暇則游息其中仰而眺山俯而矚水斂挹秀氣歸吾肺腑中焉經始於宏治癸亥九月凡七閱月落成廷玉無似謹記以昭無極嗚呼古之學者爲己未嘗學爲人也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於天以爲人者以道焉耳聖賢之書道之付託而闡明焉者也郡之人士毋徒咀嚼糟粕搔摩皮膚必由言語文字之末鉤深索賾以求精微與妙之理知之必明守之必固行之必力使道足於己而無待於外吾命亨而達則措諸事業以裨天下國家或蹇而窮也則亦可以敦厚風化以善一鄉一邑山雲水月天然

真樂無往弗在亦奚以功名爲哉吾見爲臣皆忠爲子皆孝民風士習必爲丕變他日祀享於祠以駢諸賢多矣若但呻吟佔畢圖應取以微利達而于道漫不究心固非聖賢著書教人之盛心亦非書院創建之意也筆竟適州之同知李君鑑學正黃君泗訓導方君茂榮鄒君文賓鄧君兆在側咸嘖嘖曰是遂命工鑱以爲記

官守卷作同知季鑑訓導邵文鑑存參

吸秀亭記

明宏治十七年

知州林廷玉

天地閒最秀者人其次莫如山與水焉今夫山突崛蔥蒨或亘袤而聯或孤撐而兀犖巒嶮巖百體千形莫可名狀實氣之瀕洞蜿蟺磅礴而鬱積梗杵箇籟丹球錫罽與夫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八

空青水碧希世之寶無不產於其中若乃水之爲物也浩淼淵澄肆無際極泝泝奔騰勢之所至可以仆山林摧木石蓋氣之融液流通而罔滯者神龍陰鼉照乘木難胥此焉蘊是二物者固形竝育於兩閒爭奇競偉加之以雲霞煙靄風雨晦冥旦暮四時景色千萬而有餘不盡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其爲秀何如也人得五行之秀而生游神適興睥睨於俛仰之閒容與脫落而有得焉則其秀又皆收拾於吾方寸中矣故得其峙而合吾仁之恒得其流而會吾智之盪得其域而起吾義之裁得其儀而省吾禮之賁得其奔泝而振吾勇之奮得其孤高而吾之節槩有所助

得其含宏而吾之宇量有所充得其淵渙而吾之謀慮有所裨得其卑小而吾之謙抑有所象何往而非學也夫以吾之秀兼彼之秀取彼之秀與吾之秀是故蘊則爲德行則爲道措則爲文章事業吾身雖不百年而聲光行實將不與山水同爲靈長哉予旣作書院又建亭於泚江之側雲山之前名曰吸秀因記此且從而歌之歌曰雲山聳兮泚水清環抱拱揖兮向背有情龍盤虎踞兮鳩精靈彼美膚敏兮胥孕生斯文在天兮麗日繁星千秋萬古兮吾道明魑魅噤栗兮潛遁形神物攜呵兮衛吾亭

學校記

明宏治十一年

州少師李東陽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記

九

茶陵在宋元爲州州有學燬於兵燹洪武閒始降州爲縣建學於縣西郭外成化閒復升縣爲州知州俞君蓋遷學於州治西偏宏治閒李君永珍復遷郭外學屢遷而科目士愈踈闊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來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西南二里其地曰獅子口與茶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跡半沒於民家於是白其事於長沙府知府王君瓊又白之湖廣布政參議夏公昂按察副使湯公全又白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閩公仲宇巡按御史曾君昂王君恩皆報許且檄府通判李君錫暨董其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效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

百人而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堦敗礎於下蓋其岡脈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爲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闔敞輪奐輝麗亦加於昔經始于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爲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苟明而強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於道則

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於事物土地之閒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之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躋臚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旣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彝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澡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爲一時一鄉之士雖稱爲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夸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江海輩及諸鄉士之請特紀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

效不止乎宋元之盛而已若州佐衛侯義民耆士凡與執事皆刻諸碑陰董會稽人成化戊戌進士清強多政蹟記

以學故敷序其事云

麓堂集載其時知府王名瑀存參

學校記

明正德二年

學正黃泗

茶陵古名州據衡湘上流壤地接江西吉安諸屬邑宋元開學在今址時人才與古並盛其以德業名則有祭酒譚公世勳學士李公祁劉公三吾他若顯科第者尤後先相望也元末學燬國初建置不常其閒人才雖閒見而大分不前若矣宏治丁巳前太守會稽董有事文教歷探前所由盛士夫故老咸以今址白遂定議遷復越明年舉貢士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一

二人自後積學勵行者日有加焉由是人無遠近貴賤皆稱學之得其地而與其功但創始之際事多仍舊故不數年而宮牆漸傾正德丙寅今太守施謁廟視學慨然嘆曰我聖天子屢下興學之詔而是學弗稱若是葺而新之非吾責與乃謀於衛侯王君君錫及諸寮士毅然白其事於巡按李巡按鄭又白之守巡諸司報許爰略基址揣厚薄勿溝洫量財用擇日命工首建育英坊次易石柱為櫺星門次三齋次兩廡戟門而大成殿明倫堂則併力為之工程以漸而民不告勞又以其餘力為序賓之圃庖廩之區下迨師儒之舍咸正厥次墻以粉飾屋以磚繚黝聖丹漆

瓦石級覆悉務嚴整聖賢肖像黻冕絺繪舉以法煥然氣象一新將蠲吉告成僉以泗爲學宮之長當紀其事義弗可辭乃竊作新之意以頌侯之功而下爲人士告焉夫有司於學之敝而欲新之也必糜厥費勞厥心然後隘者廣陂者平陋者美而學新矣士之欲新其德者亦然必格其物致其知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而德新矣德旣新則鄉薦之君用之事業之措由家而國而天下又將無一不本於吾之自新者以新之斯無負於人君建學立師之意而賢有司作新之望亦塞矣慨夫今之爲士者思不及此徒工習於言語文字之末以決科干位苟弗如意乃或

致咎於風土意外之虞而併忘其所習無怪乎其德業之難於成也今董侯復其地施侯振其舊而科不乏人山川靈秀之氣似當大泄於今日矣噫士而際此能益加淬礪胥相誘掖務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以充之則拔茅連茹之漸日將盛大而宋元之多才不足言也若徒視學之新且美顧乃玩愒弗新其德又或苟焉以自新而無實以充之則雖文足以華國亦要名徼利之術耳奚足爲吾道輕重哉記爲施侯作故特次其成功與其作新之心併勒諸石以垂永久也侯名佐浙之歸安人發身科第作郡多善政興學其首務云

鄉賢祠記明成化十九年

通判桑悅

人以人名其出羣者隨其所在而名焉巷之人則曰叔于田巷無居人人止二三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充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故某地有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總以鄉名故士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譚世勳為校書郎時蔡京秉政嬖事者秩多驟遷世勳泊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三

有與勳隣者致意勳勳謝絕之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為禮部侍郎金幹離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世勳謂宜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則金不敢逼僕射孫傅淡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尋陷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勳自金歸邦昌命權學士印世勳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贈延康殿學士封端潔公元有李祁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壬申發解癸酉中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轉遷兩浙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永新山中我國初欲起之堅卧不就以疾終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勝

國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同知制誥參定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序宸翰褒勸御筆寶藏至今祁與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之士故總謂之鄉賢東浙俞君蓋字廷臣由進士爲名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爲州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自科甲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事忤內貴謫爲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寇攝州事顧瞻是祠碑尙未刻以爲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嗚呼自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何可數計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四

可指以名者曰三人然則千古爲士於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人以至什百千萬億兆之人予謂亦有一時之人以至百千萬億兆之人是皆不可以形論也就以茶陵三人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於今思慕之景仰之恒若接於心目者若然其人果真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澌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覩是祠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俎豆其閒非夫凡所修爲建立俱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爲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州人者有不在是歟使天下郡邑各增其人以治天下之事尙何天下之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其用爲泛職具臣

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人
大賢亦參其閒然則真賢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
後世生賢愈寡閒有一二生之人所關係於天下國家甚
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絕而不知
之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
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瘡兼天下害其
一時而漏逮一元其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
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之於一時也
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感之際
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於人吾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五

黨之士尙其勛諸以自珍其天

望德祠記

明正德初年

兵部尙書

劉大夏

望德祠者祀贈少傅憩庵李公先生者也先生本長沙茶
陵望族自其祖以成籍來居京師累世不能歸成化壬辰
先生之子今少傅公賓之爲翰林編修賜告省墓時先生
已荷封命實奉以行族人無少長皆來會鄉子弟自百里
外裹糧而至者無虛日後先生再封爲侍講學士年七十
而終葬於都城之西十餘年而族人思之愈久而不能忘
諸子天富輩集私財構屋一區於州城之隙爲堂以祀之
凡族之有事於州者必祭焉前知州董君豫聞之曰此有

司者之責也乃命工以相其役未成而遽去知府李君綱
同知董君璠後知州林君廷玉建綽楔於門名之曰望德
謂其以德望也李君以覲事至謂予爲少傅公同年友請
爲記按察副使金君獻民爲立石焉今先生累膺至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於
是凡五命矣予獲接先生厚且久不徒思之抑於是重有
感焉夫古有望國有望族其所謂望固以世系之遠名爵
之貴然非德焉則莫之重也李氏裔出西平遠不可考茶
陵之始祖在宋爲州同知慶遠有惠於民因留居之在元
爲翰林應奉雲陽先生祁以文章節義著固一鄉之望也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六

入國朝百有餘年未有顯者先生之祖文祥府君父福永
府君皆積德累善晦迹都邑稱世族者必以南望北曰雲
陽李氏先生孝友直諒與物無競積學工書翰一試弗售
卽歛不干進授徒之暇惟以教子爲事及少傅公得位行
志其所樹立施措天下蓋皆知之有不俟於予言者竟以
顯其親上逮三世二府君皆獲贈命於是以北望於南人
知先生之以子望不知其子之望於天下者以父教也宅
有表鄉有社徵之於古蓋亦有之而况子孫族姓之於其
祖若父哉茶陵有鄉賢祠雲陽實預在列先生遠涉而暫
歸繼美而接祀凡爲李氏後者必思所以勿替之可也族

子之仕學者天富爲義官經爲通州儒學訓導其諸孫則嘉訓爲陰陽典術嘉祚爲州學生嘉敬舉鄉貢進士嘉行亦學舉子而來者常未艾皆有事於是祠者故書以識之

曲江橋記

明隆慶初年

知州 黃成樂

司徒尙書郎彭公旣得告而爲里中遊閒過曲江而憩焉慨然曰安仁茶攸之閒茲區實爲午道哉奈何令奔潑濫流滄洄成浸行旅往來途在澤中掀波而濟人極於病壘溺相仍誰職納隍吾弗能已矣蓋曲江距郡西郭十里而近水自西南大溪來者衡折而北入勢洶湧善潰時靡支柱並流於田極目沮洳余每受事大府經之未嘗不心爲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七

行惻也諸父老亦時時爲余言時值藏匱營措不蔭卽又倚辦閭右則征輸並急境內力殫乃公獨謂興除兩得暫費永甯有棄織而取鉅耳架木爲梁旋繕旋圮是歲以茲橋爲百姓厲也究無紆於病涉孰與因石於山因材於林厥松惟固以抗浮沙然後燧石其上屹若長堤矣鳩庀旣具按計程督橋廣十步修百三十步凡數月而告竣是役也金以兩計二千有奇秋毫皆自其橐出官家無所預又不使一卒而失業之隸反傭力借食焉四方遊者於是踵接肩摩譬如平地旣以蠲二三在事者憂而踐更之擾一不以迨於編氓諸父老則又時時爲余言公陳義甚高是

橋也成以能利於百世篤乎公之用心余爲嘖然語諸父老篤乎公之用心若知其一耳夫已氏聚朽蠹而不得盡用雖功總在厄捫一錢佐之汗出不能釋手安問所識窮乏者以釜庾得我公乃爲德於所不知行道之人猶尙惟懷永圖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吾又聞公佐京兆時與大司空豐城雷公雅相善也嘗屬公督修蘆溝橋會夜中水暴溢漂沒數十里公匡立水中凡再日夕神宇閒暢自若比還治家人相賀更生公但笑無所言師相華亭徐公聞而驚嘆以爲福人云余嘗從容問公先生倉卒御變於彼今又不難擲鉅貲爲邦人造利涉功無乃稟學有自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八

將夙授耶公逡巡謝謂嚮者蘆溝之役聖主威德實式臨之且以邦人而代之受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余承公言余益踧踏自失乃知吾儕淺之爲丈夫哉公名宣別號石塘以明經高第入大學由合浦別駕遷守鬱林徵爲京兆治中已乃歷職郎署所居皆有治績今上登極進級朝議大夫妻張宜人爲少保張文毅公女石梁勅建宜人愆懃甚力有丈夫子三長岳芳次楚芳季雱芳冢孫應弼岐嶷英妙稱其家兒公在族黨閒馳德甚溥人不閒於其宗戚之言然其著者在曲江橋是爲記

青霞觀記

元祭酒 虞集

茶陵州青霞萬壽宮自蕭梁時州有饒道亨真人仙去卽其宅爲道館曰洞真觀宋初主觀事胡元雅亦有道術香火日盛其季年改賜曰青霞國朝皇慶元年嗣漢三十八代天師朝京師其徒戴承堅在行奉被璽書住持青霞觀進其道士劉克忠以自副後延祐四年有旨改其觀曰青霞萬壽宮承堅住持提點如故克忠爲提舉悉力宮事至順辛未宮燬承堅詣上清屬克忠更作之至元丙子承堅從三十九代天師朝京師以新宮成告元教大宗師吳全節言曰故事名山大川道宮之成則必請於朝命文臣書其事於石集賢院得道宮之新成者五而青霞其一也具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十九

爲奏得旨以命臣集而臣集以久居田里中書省准勅咨江西行省撫州守臣致其命焉臣集嘗備史官謹列其事於右因攷其序於州志及承堅所言而載之茶陵舊名雲州後爲縣國朝爲州真人姓饒名道亨梁大同中嘗爲吏性正直不阿厭吏事自免去修行於舍夢神人自稱老君而告曰吾有符章盛以玉函在子宅中得之當詣雲陽山紫微真人學之則道成可以長侍吾矣旦起掘地數尺果如夢卽馳詣雲峯見有寶冠金衣者先在語之曰吾待子久矣遂禮之授以斗極天心之法歸行五七年救人危難不可以數記一日聞空中樂音雲氣若擁車駟而至者遂

乘之仙去紫微峯在州西卅里觀在州之近胡君元雅者亦州人幼學觀中及爲觀主則雍熙閒矣嘗夢有以施田者至可起待之明日州民白氏夫婦果來施谷潭高廊水口之田又賣界橋之田及谷口長石洲之地共千餘畝以充觀用州舊有炎帝靈廟在康樂鄉一夕大風雷雨廟壞漂去別有巨木千百墮水積廟傍胡君請於郡府以建靈廟迨其沒後旣寤真宗好道家之言夢胡君以鄉里姓名謁見請佐炎帝之祠上覺使有司物色之起其棺惟一履存餘無有也蓋羽化而仙矣得其事詔爲立祠炎帝廟傍賜皮弁青圭絳服朱履號曰感應真官水旱疾疫之禱無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記

二十

不應者景定中以靈顯封顯祐真人而青霞之宮兩真人各殿而專祀矣戴永堅上清正一萬壽宮中羽士也性剛介有守嘗從師授太乙天章之法其法師以其姓氏白神期七日神人自授之以其書爲證驗永堅以師約三日却夢神人朱衣高冠執戟導帝命取其手畫文掌中夢覺手猶痛乃以其文告師師取鑰取書合之如其章自是祈禱水旱馘妖怪會不勞餘力矣如茶陵之祈雨京師之祈雪其事尤著四從天師入觀初授以通德宏妙法師再以改觀爲宮授冲道崇元宏妙法師劉克忠授明素凝和靜一法師永堅三授加以兼本州七星觀事四至京師有旨賜

寶香金旛使馳驛歸慶宮成今宮有三清殿有饒真人天心閣胡真人道紀堂法院三門官廳廚庫廊廡等俱備是時元成文正中和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夏文咏方作元成之宮於龍虎之地以永堅爲賢而與之所以青霞之役則克忠專任之矣至於得東山陳氏憲孔宗孔容孔紹大各捐貲以助實克忠之力也然是時元教大宗師際遇列聖凡數十年欽承上恩以保惠其教是以若青霞者外無所撓而得以成其功矣永堅弟子張晉賢適來速其文晉賢亦文雅故得事之詳如此嗚呼我國家爲吾生民之憂其道甚悉也彼仙人道士旣委形而仙矣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一

然其神靈依乎山川之盛而能應水旱疾疫之禱神明之祠有引無替若青霞者故宜在所書乎銘曰祝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從以作民祉若火之明無隱弗彰敬祠弗怠謂之福鄉雲陽之山神岳來位雲氣上騰茶源百出揚清抱和鬱爲望州神人接居孚惠則周饒君之興推擇爲吏觸事犯己懲爲恥利恭默自返通乎神明符章之獲實彰厥誠嗟彼下土鬼蜮蠹賊觀於天真霄壤千百是其存心與天爲徒以善我民豈不永圖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命來錫圭節蕃庶鬱鬱青霞奠於此方民之依居千載相望我聖天子視遠如邇無小無大降福彌彌新宮之成卜

築孔宜皇上有聞錫命不遲咨爾岳祇辨方受命祇祠以
聚罔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違率職以行有安無虧史
臣分書載筆有志增益綏保以待來世

青雲菴記

少保張治

青雲菴去城西郭里許宋旌忠祠故址也南渡寇曹成比
眾萬人煽禍江湖詔岳忠武討之師至茶成據賀州忠武
會剿之成遂就俘縛回孽震奔厥武用耆士之從戎行而
沒者以其骨函之西郭殯焉奏建祠祀之額曰旌忠嘉死
事也歷宋而元兵燹代刦礎礫咸蕪人弗能知忠武也况
旌忠乎宏治癸亥王參戎君錫始圖復之奉忠武主祀焉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一

郡之人自是欣欣然仰止矣然畫宮以域陳部以居正德
庚午予表復踵成之棟閣乃飾秩節聿興丹碧鐘鼓甲乙
乎叢林也予丙子讀書其中至之夕夢雲覆其宅光氣燭
於天是歲予即舉鄉錄僉以爲兆也改題曰青雲嗚呼地
道之勝恒因乎人而人道之久者則存乎天理之極也忠
武之身不能一日安於其國百世之下車輪馬足之地人
咸愛焉不天理之極能然乎是故君子之道思其久焉耳
夫天下之事其興而廢廢而復者常相尋也自是而往循
名索實茲地之在他日或以青雲復焉亦猶今之於旌忠
若不可知也佛氏之教根蔓流衍弗可薙已孟氏有言君

子正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天下
飯佛之地其興復誠若是也則人皆知天理之可久而趨
向之心生焉斯正經之漸也子產之治鄭也曰從政有所
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可謂能悅民矣
蔽而敵之其蔽愈固韓子曰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是敵
之也嘉靖乙酉閏月甲戌書

雲陽山寺記

吏部主事 劉應峯 養日

州之西十里許有山曰雲陽丹巖翠壁列爲屏障古幽人
奇士多潛跡於茲而名姓未從考也故郡志稱其形勝可
避世隱居云峯連七十一亞於衡嶽最高而中峙者爲紫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三

微峯凌光景而薄星辰峯之下舊有紫微書院荒沒歲久
意今之僧寺卽故址也山多奇石磊懸如鐘鏞泉流石
壁閒匯而爲池不盈不竭藤蘿蒙密陰翳泉聲澎湃若雷
疑有神龍潛伏於中者故池以五雷名而郡人所禱從焉
余少也貧讀書山中晨夕共僧人餽粥朋類罕知者然俗
物不侵襟抱清曠灑然出人境而立乎塵氛之表暇或登
山之巔眺之則環邕城遠近高下景象萬狀舉不逾履鳥
下可歷歷睹也每自與心較曰士君子能不遷於物自適
其所適卽終身山澤幸矣視區區浮雲何足羨耶及丙辰
濫入仕籍歷三年所矣而舊時几榻書篋尙留僧室中會

郡侯秋門徐公登山見之知予於茲山有故淵舊林之思也乃爲余上值出帑請於臺省以茲山屬余主之余忻然爰而謝曰昔人志欲高尙者每不得已從計升斗爲買山之資今遇賢郡侯默識予意樂助成之則無用爲升斗計矣况山鮮生殖之利人無我取之嫌故重違徐侯意不敢矯情辭也昔晉郝超慕戴安道之高輒爲辦百萬錢置宅舍於剡中當時傳爲美談顧余之鄙俗庸穢愧非戴安道儔也而謬承徐侯之愛固若斯能不思所以報稱之哉使他口得返初服管領茲山將羣里黨士居遊於中循朱張之軌遡孔孟之源冀茲山與嶽麓石鼓共稱名勝庶不虛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四

徐侯意矣若嘯傲山谷放浪形骸徒竊高蹈之名則余志所不存也而抑豈徐侯屬望意哉故余自得爲茲山主人卽寤寐山之水雲竹樹閒矣而恨其奪於事勢歸志未卽諸也癸亥冬余改官南部歸省庭闈廼與茲山訂歸以年餘期旦出俸金屬僧海訓修葺室宇以俟余歸至甲子冬僧人具書報余工已落成且索余爲記將鐫諸石時余已上章告養還山有日矣故書此先報山靈併記其歲月云

旌忠菴記

劉應峯

茶陵舊有旌忠祠去城西百步許蓋宋岳忠武公廟食之故址也時忠武公討賀賊曹成道經茶陵後之人追其忠

烈遂建祠設像以祀之歲久傾圮日致湮沒有司不議修復卽奉主於名宦祠未有專祀故旌忠遂爲頽垣荒區矣至正德丁丑僧曰圓證出哀鄉李氏舊家欲尋故址創菴以居先具白於郡守張公許之乃命地主上舍羅燔義官羅輝鳩眾捐財以助修焉院宇佛像俱次第就緒嘉靖丙午吉水念菴羅太史雲遊於斯雙谿曾侯往訪之喜州城之近得此足以遂遊憩之娛而惜其規制未宏復命僧更墾拓之自是佛殿之後有觀音堂堂之右有經院堂之左置墪一座仍棲忠武之主於殿之前以示不泯完舊益新規制視前增美焉鄉民罔察訛呼爲金鐘菴蓋音之相近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五

然也州志仍舊書之予性喜靜每往來遊息於斯雖非寬閒寂寞之野而寺宇窈然深藏其中竹木陰翳禽鳥時鳴亦可以遠囂突而暢逸興者然俛仰之間忠武之陳迹在目觸景興懷未始不惻然有感於心也蓋公之精誠散著如日月之運於天光不可掩如江河之行於地浩不可禦蓋無所往而不在也則其隆廟貌秩祀典以追崇之者煜煜然遍於薄海之內何僅吾茶一郡而已哉但官守之敷教茲邦也示人以言者不若示人以迹之切感於所聞者不若感於所見之深故祠之修廢於公初無加損而世教之攸關居多矣向使旌忠故祠恢復如往日事巍然炳然

恍若神明之存著則郡之士大夫望而瞻之臨而炙之孰
無豪傑之思忠義之氣沛然興起者乎苟有邪衷異志之
徒趨而過其祠者蓋將恐恐消沮之弗遑矣此鼓舞人心
之術良有係於此焉故宋趙清獻公出守杭州慨錢王之
墳廟蕪穢奏改妙音院爲表忠觀祠事卽付僧道徵世掌
之此獎勸忠臣振勵士風之義也至今傳爲美談乃若忠
武之精忠凜凜光照後世又不啻錢氏效臣順之忠而已
也今因祠宇之湮廢而遽爲浮屠氏居則前後守茲土不
知其幾人詎無有愧於清獻公之爲乎然旌忠之名猶幸
其未盡泯滅者或於浮屠氏與有賴焉蓋廟祀之廢墜殆
非一日矣使不爲佛氏之徒所據吾意巨室窺其荒穢鮮
不利之爲已有或坎其窪以爲池或築其垣以爲塲旌忠
之遺址泯乎其無聞矣故地以菴而尙存神以菴而有樓
名以菴而未泯使後人之猶知此爲忠武公過化之地者
圓證創復之力亦豈可盡誣也哉

重修州城記

乾隆三十一年

協辦大學士 彭維新

楚之南茶處上游爲省會之屏蔽扼衡桂之襟喉壯零邵
諸羝之走集通百粵三吳之行旅蓋要區也茶有城昉於
漢元狩節侯欣者曰茶城至宋祥符鄧宜績築者曰金州
城其故址悉湮廢今之城則南宋紹定初緣鄰壤梅山寇

披猖焚掠四出茶民時警風鶴湖南安撫余嶧以地界三路開非城不可守檄所司劉子邁城以備寇民恃以無恐距今四百餘年矣石泐巖敝積墮幾盡跛牂羸豕之所狎而出入昇平日久人習而安之設險之義謂何

聖天子文德武功迥超前古際重熙累洽之盛未雨綢繆

詔諭直省繕修所屬城垣欲俾兆民世席安全之樂於無窮也於是藩伯離使更迭至茶相度勘計謂發帑修築宜莫先此而特難經理之人時州大夫戴侯名保豫已膺循卓經題擢例當入

覲督撫籌議以鉅工非侯莫屬疏請留辦侯亦不以遷擢爲亟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七

而欣爲茶民永貽保障也卜吉興事遴匠庀材酌法授式分地程實伐石於山必修且厚范土成巖必緻且堅煨石作液必膠且洽造小牒製輕輜以運以載椎杵雷轟畚缶雲集董巡勞勸必躬必親且衛民者城而衛城者隄也茶城三面瀕水洙洑雲秋三水交匯城西流駛勢悍晝夜撞嶮則岸難固流逕南門深潭邃壑蛟蜃所宮也則工難施迤東積沙彌望疊椿不能徹底則基難奠非舉三難城不克立今則距石縋深層鉗疊壓杜刷墊以捍城趾者無弗至自非胸有定畫而措置周詳其能致數百年未舉之功觀厥成於期年之閒也哉丁與於某年月城身表裏皆石

堞幾以輒周迴長一千六丈高一丈八尺雉堞共一千二百月城四座城樓六座重欄複屋者二馬道七護城大隄自西門至南門迤東共二百一十七丈鎮隄鍊犀層臺一座大成門正南門外水埠二大座城爲門六名仍其舊東曰聚星正南曰迎薰次曰大成北曰朝天正西曰紫微次曰通湘也凡所繕造眎原估均多所加增墉隄樓櫓仆者豎毀者完狹者拓闕者增言言仡仡聳肅觀瞻丹碧攢簇交映江干南服重鎮永興

盛世河山同其悠久矣州人仰沐

皇仁而因歎侯之能上承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二十八

聖德以下庇斯民也屬余紀其槩焉

修城隍廟記

康熙二十一年

知州熊應昌

祀典者古先王以神道設教也雲雷風雨道近乎天而設教存乎下濟山川社稷道近乎地而設教存乎上行故壇而不屋俾其上下交而地天通焉羗邑廟祀惟城隍贊行施於雲雨動散於風雷協流峙於山川培植於土穀亮工熙績神固天地之良有司也凡守令下車齋宿拜謁誓於一神水旱必告疾疫必告勸賞刑威必告而神亦應之孚信如寅恭後先如監視左右如提挈夫以一祀而該羣祀厥典綦隆而廟貌不肅豈所以崇明祀而福羣生哉余守茶

之初循例宿廟詰朝展謁見棟折榱崩茂草之鞠與西北壇等詢其詳知茶城創於宋廟隨城建當在南渡理宗紹定時葺於元者一葺於明者三

國朝來周馬兩公會藉手焉遺址具在蓋歷六七百年未有易也議者見前守之所營煩再計於後守遂疑神所憑依不在於是將徙而之他焉嗟乎不咎人事而罪地脉不圖營建之實事而肆改卜之虛談可乎余計此已定捐資二百以爲首而羣力協助斂金若干於是循南宋之遺蹟遵子邁之成矩基惟求舊制期謀新初營內殿以爲棲神地次營外殿以爲臨御地次營門以爲嚮明答陽地又次營

十王殿繪禹鼎之魑魅鏤離騷之國殤以爲警無良董不率地蓋自春迄秋始觀厥成郡人請勒碑以誌不朽余作而嘆曰大易以地天之交繫之於泰而以城隍繫於泰之上九蓋其消弭愆伏泰之裁成也助流化育泰之輔相也捍禦災患泰之左右民也而戒以勿用師勗以自邑廸以告命寓保泰之義焉今自廟成之後爲茶民者奉盛於斯奉牲於斯昭普存於斯而爲守令者或調燮之限於位或補助之窮於力或賞罰德刑之格於時勢將入廟而正告焉吾知神有甯宇必將大啟爾宇以廣屢萬閒之庇庇吾民以及吾守令也其爲保泰當何如哉

修學校碑記

康熙十八年

知州熊應昌

唐之學肇於武德至貞觀而加隆宋之學興於乾德至慶
歷而大備我

章皇帝於投戈息馬之時專講藝論道之圖

詔天下修學完舊圖新今

上卽位誕敷文教廣厲學宮而茶陵之學適會其時自西關而
徙於南蓋貞觀慶歷之隆催而非僅武德乾德之草創也
考之州志洪武開降州爲縣而縣學則建西城外成化開
升縣爲州而州學則建東城內厥後董公豫用形家言選
勝於獅子口謂沘江之水交匯於前有朝宗之勢決策遷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十

焉旣遷以後巍科膺仕光昭史冊固其效也獨是歷年旣
久陵谷變更水走砂飛科不必巍仕不必膺而學宮之變
不可勝窮

國朝以來二三名流雖奮筆早雋旋即凋落時別駕葉公筠
來署茶事慨捐清俸以爲改建地而陳子五美實出全力
以終始之自上棟以迄下宇旣極庀材之勞自輦石以迄
飾土幾殫徵役之苦自經始以迄落成幾歷考工之瘁蓋
如是者有年矣顧大成殿建而啟聖祠未修兩廡列而明
倫堂尙缺遭時割據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顧瞻
廟貌夷爲散地余謁學之日手掃茂草方可展拜而陳子

以藏事請余嘉其意爲之墜茨爲之丹雘而前此之垣墉
樸斲始觀厥成矣畢工後陳于進而請曰工雖粗竣而眾
口悠悠尙懷獅子口之舊不述宋元之遺址在彼則稱文
毅之大魁在彼將以罪夫建議改卜者不藉公言無以折
眾議而垂久遠余應之曰建學之與建都其事相爲表裏
建都者率以長安爲形勝而光武徙而都洛魏武徙而都
鄴未見故都之可懷者查前學營於宏治之丁巳文毅登
科於正德之庚辰歷時二十四年又安知後此之科名不
有繼文毅而起者乎况南於卦爲離於義爲麗皆文教相
昭宣而南城之峯突兀嶙峋南池之水滌洄澄澈南浦之

草蘭滋九畹蕙樹百晦幾角瀟湘之勝余嘗登城展眺見
犀亭森於岸左定林峙於浦右而眾流所瀉淵淵渟渟時
紫時碧時驚時安風水相遭而自然之文生焉不可謂非
建學勝地也顧瀾近於文而慮其或失則狂魯頌之於樂
於論采芹采藻此瀾而文者也鄭風之青青子衿城闕挑
遶此瀾而狂者也使茶之士讀古人書篤古人行迴旣倒
之狂瀾而一之於文焉將見斐然大雅蔚爲人文之盛詎
不休歟昔丞叔之記學謂學校爲王政之本子固之記學
謂以不學之士治不教之民無以移風而易俗余有志於
王政之本故推其意爲多士正告之使善爲移易無逐形

家之紛紛也陳子持余言以質多士遂勒諸石

東城起卧樓記

庠生陳五美

粵稽治有休徵城名白鹿庭無俗韻樓號清風紀大理之五華矜岳陽之四絕前之君子興固不淺却以其才足有為而德足及其餘也繁我宜侯理繁治劇則優於才秀外惠中則富於德蒞茶以來舉凡利於國便於民有裨文教有關祀事者廢則修之缺則補之其造我茶者業云備矣歲丁卯東城成樓為風雨所摧形家言雲山佳氣特鍾東隅爰建州治於茲苞靈納秀形勝甲湖湘則此樓之於州治猶箕尾之麗天泰山之維地左个左史之正位堂廉蓋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十二

偶缺焉不可雖然千秋盛事待人而興江山之助亦曷可少有都城之百堞增層樓之五尋維屏維翰固其所也尤喜好山觸目曲水環垣風月侵櫺禽魚當檻公餘之暇時一登矚俯視千門烟火桑麻雞犬在在生成於以昭政流化洽恬然樂也若夫羽籥絃誦而博士弟子可以處覽勝尋芳而騷人墨客可以遊鼓鳴柝應而金城湯池益以固至謂障東流而迴狂瀾此又形家之言小民習聞其旨尤踴躍而樂觀厥成我侯謀深慮遠實為國家作屏翰計因是鳩工庀材慨然捐建甫閱月而巍樓雄峙遂成壯觀扁曰起卧又儼然出雲龍變化之才沛霖雨蒼生之德且欲

使爲之下者震動恪恭有所興起云爾廣斯旨也而俟之
造我茶者亦焉有涯乎 侯諱思恭字允肅三韓人

創建書院捐田記

乾隆七年

庠生譚中銓

楚南山川人物今古稱勝而茶屬焉吏茲土者率欲以休
養教化爲念而倡建書院作育人材未有如我桐城張夫
子者歲丁巳奉

天子命來牧吾茶留心文治誘掖有方宮牆之修尊經之閣較
勝於昔日數年閒百廢興舉政簡刑清之餘進諸生而謂
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致治之本也茶城沐
盛世雅化家阜人足亦漸臻富庶矣前明書院廢而未興非司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十三

牧之咎歟余欲爲士子構一片地興建之兼置學租以待
夫貧而能學者諸生譚中銓李光朝李得授周黠陳茂顯
譚經武等毅然起而前曰此誠曠世不易觀之典銓等雖
駑鈍敢不竭力以勦厥成乃卜得南關內官地一所並羅
應星顏佑韓楊禹山助捐園土共計方圍一十七丈零與
儒學宮牆尊經閣相隔不過數十步遂繪圖以進公喜形
於色且相屬謂是舉也毋徇私毋苟且毋勤始而怠終他
如平值物料器用木磚瓦石甃治丹堊之資鳩工約費若
千願捐俸建造不足則從紳士量捐之茶之士民聞公義
舉不日子來自七月平基至十二月工竣不華不簡稟醪

茗鹵日用支給之數計金九百七十兩零其院宇高二十七尺五寸廣四丈有六前後中三棟廊房共一十九間後棟架一通樓樓之下周以四簷其左空基一丈一尺造爨房三間右空基二丈存爲蔬圃落成後公環視而喜曰此余素心也茲乃遂矣復置學田一百四十六畝八分租一百五十六石八斗五升以爲膏火之資每年舉行修經明者爲教學長遠近士子咸招徠之日給其廩月課其能俾朝夕講肄其中養其心體習其恭讓俯仰有容升降有節尊師友以解其惑多聞識以益其聰與其所可進戒其所不率務使人人復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立爲定制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

藝文記

三十四

垂之久遠其創始善後功詎不偉哉彭司農公奉

召往京舟過城下觀望久之乃揖公而賀曰茶陵書院久缺今忽興建若是非公仰體

聖天子作育人材之至意不至此且語銓等曰張公之德不獨嘉惠吾茶一時之士且及夫茶之後世子孫視前之父母徒以富庶訓民者迥異也於是茶之士民咸曰無以報公請以院之中棟爲公講堂使千百年後講習詩禮其中者知書院之復由公始則公之德教與書院並垂不朽矣公名廷琛號靜齋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今相國大保張公之弟時督修監修助捐皆書名於碑右是爲記

徙復 文廟碑記

知州王 潤鑑堂

學宮之立崇 聖道示人倫之極則隆教化爲國家育人材故歐陽公謂爲王政之本曾南豐謂爲移風易俗之要形家言不得與也顧 聖靈弗妥則涉於褻生其地與司其牧者觀望坐視而弗之問氣機不生鼓鐘不振雖聖道不以是爲汙隆卽人材奚望焉考茶學前明中葉自城西徙獅口山

國朝康熙閒自獅口山徙南城於時面城而坐得上臺准開一門因號爲大成而山水益得攬其勝近州人士慕獅口之舊謠曰獅子口含萬卷書徑自城南而徙復焉而波臣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記

三十五

俄肆水失故道不惟山撼其胸水直欲嚙其宮矣余恭謁頻數旣嫌形非其勝而垣桷隳撓勢就傾圯意期改建未能遽發旣而詢之則已有謀之數年者亦以水旱之創未復有待而後舉也俄余以公幹出諸紳乃大申前議時公安李公永琛來攝篆亟爲愆愆繼桐城張公會壇來會逢其適遂與經始及余旋轅區畫已定余乃恭請上臺旣報可而李公復有相地之委且前後有所捐助其廟自泮池櫺星門戟門名宦鄉賢祠兩廡大成殿至崇聖祠繚以周垣門左右爲各大學士祠李文正專祠其左旁地毘連則故明倫堂尊經閣訓導署舊址而少縮益以捐地擴而進

之奧如也於是左右爲兩學廡廡之中爲明倫堂爲尊經閣爲考棚衡文堂直進而兼之一門出入又並城闕及忠義孝弟祠而一新之自經始迄告成凡閱數載旣曠而深亦堅而雅巋然成大觀以妥聖靈靈其妥乎以安人事人其安乎而州監汪君麟尉范君啟謨廣文羅君宏幹吳君浩與致力焉又廟徙獅口時故址會改爲書院及考棚今廟復則以獅口之廢學署及明倫堂改爲書院廟得其所書院亦得所矣至茶地瘠民貧賦又倍他邑千金之產指尙不多僂捐助之瑣諸紳殊殫心力而無寒暑晝夜經紀催督公忘私勞忘疲忙忘飢抑又苦矣落成後多士以言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十六

請夫諸紳崇聖之誠急公之切洵不可少不可以無紀而聖人之道不以廟見實於廟徵其隆士君子之學不以廟著實於廟徵其勵讀聖人之書如見聖人焉誦其言行其行將廟以人著人以廟重卽聖人爲可學人無不學聖人者所謂王政之本收人材之實者此也若如形家言律以銅山靈鐘之說或有相爲感召者然亦各有鍾靈之所有無盛衰託詞於廟焉耳非廟致之非徒一廟致之且聖人之靈區區取而畀之也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獨善兼善士固自有學聖之學在而人心風俗要惟士之學視以爲滔澆謬謂科名視此此大惑也是故形家言未得與也願

移風易俗長吏有其任焉余久於茶何似乎則願茶之人
士其諸求聖於廟有以自勵而相與奮興鼓舞以爭自成
其材乎

雩泉記

彭維新

茶鄉之南巖壑邃蔚中有小山石質蒼堅形若偃螺茶江
水所自出也地舊名大田無源泉待澤於天浹旬不雨土
輒龜坼後唐明宗長興初耒陽有蕭叟者平日嗜義陰行
善秋七月輪督里賦夜宿山間民舍榻近鵝柵聞有聲悽
切出柵中似作離別語蕭怪之起而伺俄主人果至欲執
鵝付庖以款蕭蕭力止之曰幸丐生者黎明攜鵝去中道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十七

兩大至山水陡漲溪澗濶深滅行徑屢徙立高處水隨逼
趾正驚遽靡措鵝忽鼓翼迫就負蕭翔天半晴光晃耀狂
飈轟聒震耳蕭惴惴憑之覺身乍輕經過多境盤旋落大
田日方卓午已距耒澗四百餘里矣蕭鬚髮盡落宛一行
脚僧也遂通鵝語渴甚求水村媪媪飲之告以遠汲渾濁
恐不潔夫他往無從得新泉鵝頻顧蕭而鳴蕭語媪曰得
泉易易耳索椀大小七偕鵝至石壁視鵝喙參差著處輒
覆椀椀卽入石寸許返誠媪曰毋發椀七日後水當大至
此鄉長爲沃壤矣言已仍乘鵝高翥小憩善和山旋飛至
承新慶雲菴說戒坐化鵝亦悲鳴化去方蕭之去大田也

甫四日媼夫自他歸媼具告其事夫曰誕也遽至覆椀所發其二已有飛涓濺袂駭而止閱三日地中如萬牛競鳴中宵大雷電石泐山摧聲震數十里及曙遠近鄉民集觀石壁成七竇巨者如車輪清泉迸湧其先發二椀處竇微小亦灑灑流不息環巖歎雪礮雷激爲濤滙爲潭流爲溪澗出谷岐行縈山繚埜纓帶村落數千家溉田數萬畝迤西北合流入於湘自是雖大旱鄉田沾此泉者無凶歲宋孝宗時澗東江西久旱徧祈大川名源不應聞此山靈異詔有司繪圖驛進禱禁中雨應時至以其有功德於民勅建祠泉旁遣官報祀錫以詩紀其靈跡鐫石尙存此泉緣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三十八

是稱零而山亦並稱零山鄉人世食其德至今恪祀之

石窩潭記

彭維新

零水出溪口分二道西北流綿絡村塢至茶江復合歷連環陂石牛瀨演澆而至石窩潭山骨峻嶒無寸土碧巖夾峙水爲危石所扼懸飛數十丈注潭翻雪轟霆潭壁老樹倒垂高枝颯颯搖風盛暑亦寒氣逼人至此地者鮮不目駭耳震毛髮森豎潭極深浮物墜葉隨瀑流迅下者歛不見必踰時方從潭心涌出迤西兩岸庠衍石平如砥廣袤近里許上則驚濤春激坎窪成形似餅似匾似黼似斗似簞簋盤盂之類約數十參錯相間長短方員維肖深者尋

丈淺者數尺中涵清泉彩石翠甲錦鱗土人神之戒勿取
異卉壽藤穿絡石罅者絢爛蔥蒨亦多不知名又西地稍
平清流澄澈野航可通矣此地景物幽奇自來地志闕載
故題咏者嗚嗟乎宇內奧境靈區遊屐所不到反不若介
邱細流之擅名者衆矣獨斯潭也與哉

